

口述 冬日旧影

徒步拉煤往事

□ 刘书林

我从小生活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，家里日子过得清苦，冬天显得格外冷。那时候，谁家能烧煤炉取暖，在整个村里都是让人羡慕的。

1975年初冬的一个周六傍晚，我爹从临清市公安局骑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家时，浑身是土。我给他擦尘、端水洗脸，一家人刚上桌，他就说：“单位发了300斤煤票，同事老李又转让给我一张，共600斤煤，弄回家你们冬天就不挨冻了。”我和娘正高兴，他又犯了愁：“车辆少，等单位的车捎来不知要等到啥时候。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我用生产队的地排车去拉！”爹娘一听都愣住了，我忙说：“我都17岁了，上周末还帮队里拉过粪肥，新地排车轻便，下周六能借到。”娘急了：“你从小体弱，来回一百四五十里路，徒步拉煤扛不住！”我辩解道：“老爷爷背粮去临清赶集都能当天回，我拉车比他轻松；外村人去峰峰矿区拉煤，来回500多里拉1000多斤呢，我这才拉600斤！明年我想参军，正好锻炼一下体力。”爹娘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。第二天午饭后爹要回临清，我跟他说明：“只要不下雨雪，下周六晚上我准到。”

那时我上高中，只周六下午和周日放假。周六上午我请了第三、四节课的假，一路小跑回村，先找生产队保管刘祖境大爷借车。他琢磨半天后点头：“这是队里的宝贝，前年的车都快散架了，这新车是少半个家业，别弄坏弄丢，明天必须送回！”我忙应“人在车在”，我俩检查车子，打足了气。在他的再三叮嘱之中，我拉车出了院。到家找麻绳当“裤带”拴车辕，啃了凉玉米饼、喝了水，趁街上没人，大约11:30就匆匆上路了。

出了村西门不远，就上了北去

临清的大道。空车很轻，我又满心激动，也没觉得累。紧走慢赶，太阳快落山时到了张堂村车马店附近，我问路边一位捡柴的耆老离临清市公安局还有多远，他说还有10公里路。我心里嘀咕：以前骑叔叔的自行车来，没觉得这么远啊！虽说路熟，但天黑了也胆怯——怕有人抢车。这时，看见车马店黑瓦房旁有根铁锨把粗细的顶门棍，我赶紧拿上当作“武器”壮胆。还好大道宽阔，偶尔有人经过，没出什么事。

大约晚上7:30，我总算进了公安局大门，到了我爹住的房子前，推门进屋，他正在灯下看书等我，见我安全到达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先让我洗手洗脸漱口，拍掉满身尘土，然后端出三个小馒头、一碟萝卜条和一块豆腐干。我饿坏了，狼吞虎咽地吃着，爹又给我倒了一茶缸热水。饭后他领我去院里看煤堆，我指着碎煤兴奋地说：“有这些煤，娘和妹妹冬天就不冷了！”回屋后爹让我泡脚，其实那时我已经感觉脚不舒服了，但没好意思说。爹让我早点睡，煤由他来装，让我攒足力气明天赶路。

二

第二天黎明，东边刑警队的铜号一响我就醒了，爹早已起来等着我了。穿戴整齐、洗完脸，我俩去伙房吃饭。出屋一看，600斤煤装在车上并不满。吃完饭大概7:30，爹递给我5角钱：“路上在里官庄或八岔路吃顿热乎饭，赶路别太急，注意安全。”我答应着，拉着车，在他的目送下出了公安局大门。

刚开始，我走得又快又有劲，等把顶门棍送回车马店，往里官庄走时脚步就慢了。大约11:00到了里官庄，我又渴又饿，就到路西的小饭馆歇脚。进门见两个中年人正喝面条，我问老板有啥吃的，他说只有面条和馒头，面条两角钱一大碗，馒头

一角五分钱两个。我买了一碗面条，喝了两口觉得清淡没味儿，就跟老板要盐末。他不太情愿地捏了一小撮放我手里，我反掌倒进碗里，还舔了舔沾在手心里的盐。一大碗面条下肚，我顿时觉得饱了舒服了，歇了会儿继续往南行进。

日头偏西时到了八岔路，这个地方是有名的岔路口，往南通冠县、东去高唐、西到北馆陶，路边有饭馆、杂货铺、修自行车摊，往来车马人很多，是这一带的“热闹地界”。我当时乏得眼皮都快耷拉下来了，拉煤车的胳膊、腿像灌了铅，肩膀被车轱辘得火辣辣地疼，嗓子干得冒烟。我把车停在路西“八岔路饭馆”门口，车辕靠墙根，扶着车把喘了半天才缓过劲。进门跟柜台女店员要水喝，她见我如此狼狈，斜一眼说：“凉水缸里有，热水一分钱一碗，是混煤烧开的。”我浑身是汗又怕闹肚子，就买了碗热水。喝了两口暖意散开，可还是觉得空——早饭午饭早消化完了。又问有馒头没，她说：“二两粮票加4分钱一个，光拿钱8分一个。”我花8分钱买了个大馒头干嚼了，怕耽误时间，就继续赶路。

尽管吃了喝了，可身子还是乏得厉害，再拉煤车时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车轱辘碾过土坑震得双肩生疼。以前骑车走这段路没觉得有这么多坡，如今拉着六百斤煤，哪怕缓坡都得弓腰蹬腿使劲拽，心里盼着有人搭把手，可路人稀少又不熟，只能自己咬着牙挪。

望着漫漫前路真犯怵，好不容易走到小郭寨邢行村东，我肚里早空了，拉着车浑身出虚汗、两腿发软，粗布褂子和小夹袄前后心都湿透了。小北风一直往我脖子里钻，忽冷忽热的，每挪一步都费劲。我咬紧牙关伸长脖子，双脚一步一挨地蹬，心里不停地盘算还有多远才能到家。

虽说体弱没多少劲，但想到只

剩最后几里地，就强打精神躬着身往前拉。大概下午5:00，终于到了村西门。怕人看见狼狽样儿，我歇了一会儿整理好衣裳，才拉着地排车进了村。街坊见了问我从哪拉的煤，我说了后他们都夸：“这小子真能干！”

三

到家时娘还没下晌，我没歇着，赶紧卸煤、把地排车擦干净送还生产队。守护院子的朝存二爷说：“你祖境爷出去了，让我在这儿等你接车。你真有福，你爹分这么多煤，冬天取暖烧水做饭都够了。以后你家烧的热水，给我喝一壶行不？”我赶紧答应：“行！”

回到家把煤堆好之后，盖上破苇席，一泄劲，我才感觉浑身乏力、双脚酸疼，洗了把脸累得和衣就睡了。因为年轻没真劲、吃喝不好、路又不平，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感觉浑身不舒服，脚又肿又疼。

拉煤后的第二个周末，我用砖垒了个简易煤炉，把大部分碎煤掺黏土脱成煤饼。地里上冻后点着炉子，屋里暖烘烘的，娘和妹妹都高兴坏了。我立马提了一铁壶刚烧开的热水送给朝存二爷，他一见就乐了：“你这孩子真实在！我那是逗你玩呢，还真送来了！”我说：“这是心意，您也让祖境爷尝尝。”说着把水倒进他的竹皮暖瓶内，将剩下的倒进大海碗里。二爷端着碗吸溜两口，连连说：“好喝！真好喝！黑煤砑子烧的水就是甜！”

现在想想，那来回70多公里的拉煤路，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全是辛酸。那时候的日子是真苦，可一家人互相支撑着，也熬过来了。如今，大家做饭用天然气、冬天有地暖，干净又省事，再也不用人拉肩扛地去拉煤了。可那段苦日子，就像刻在心里一样，怎么也忘不掉——它时时提醒着我，今天的好日子，有多金贵。

欢迎订阅2026年度《聊城日报》《聊城晚报》

订《聊城日报》，赠《聊城晚报》！更多精彩，全新呈现！

知聊城 爱聊城

《聊城日报》全年订价：560元 全月订价：47元 零售价：2元
《聊城晚报》全年订价：160元 全月订价：20元 零售价：1元
发行服务电话：0635-2921000 18663501211



扫码订报